

群魔夜总会

〔美〕查尔斯·罗伯逊 著

刘 亮

姚 文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序 幕

九月。

列车奔驰在夜色笼罩的德国原野上，留下一声声恸哭般的长鸣。它象一条独眼巨蟒在巴伐利亚乡间飞窜，不时停下来吞食等待上车的过往旅客。

旅客中有一位年轻的美国人，名叫杰克·科普洛斯基。对他来说，这条巨蟒走得太慢，停得太多了。他原希望乘坐特别快车迅速离开德国，但时间已经太晚了，他能赶得上的就只有这列从慕尼黑开往奥地利边境的老古董了。

列车是由乱七八糟的车厢拼凑而成的，有几节车厢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制造的。通常，联邦德国铁路公司是不允许使用这种车辆的，万不得已要用，也只能在深夜行驶，开往默默无闻的小地方。车厢显得异常破旧，里面灯光昏暗，座位很硬，很不舒适。科普洛斯基在座位扶手上擦拭着汗淋淋的手掌。从前，座位可能是用平绒作罩面的，但年深日久，现在绒毛已经磨光，露出了织纹，好些地方还可以看见座垫里的填料。

科普洛斯基身穿便服，但他觉得很奇怪，自己还是很惹人注目，仿佛车上为数不多的乘客都知道他是军人，都知道他内心惶恐，都知道他在潜逃。火车每到一站，他都感到心惊肉跳；紧张地打量着进入这个包厢的每个新来旅客。这个包

厢里共有八个座位，他坐在角落里靠窗的座位上，用一本德文杂志遮住脸。凭借这个有利的位置，他认真地观察新来的人，默默地琢磨着蕴藏在各个乘客身上的潜在危险。

科普洛斯基刚刚二十出头，身材矮小，非常瘦弱，外貌象教堂合唱队的男童，一脸稚气，眼睛急速地环视两旁，其神情有如遭到追捕的猎物。包厢里来了新的旅客时，他先看了一眼，然后就立即把目光转向车窗。他轻轻地咳嗽，好象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似的。他的手指很不自然地在膝盖上敲击着。

在这个包厢里，除他以外，还有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三个人都是在慕尼黑上车的。列车从慕尼黑豪本霍夫车站开出后，中途有几个人上下，但这三个人从开车到现在一直都在这个包厢里。科普洛斯基发现，黑暗的车窗象一面镜子，通过它的反照，可以看见这三个人的举止和神情。

女乘客坐在他对面，三十来岁，颇有姿色，还略带几分男子气概。短短的黑发象个镜框，镶嵌着她的脸庞，如果脂粉涂得少些，这张脸蛋儿可能是很美的。女人直挺挺地坐着，两膝并拢，双手十指交叉，放在腿上。偶尔，她用手拉拉裙子的折边，使自己确信，裙子是遮住了膝盖的。她这副模样俨然象百货公司的模特儿，在为新兴女经理阶层的最新时装做广告。

科普洛斯基不断提醒自己，心里想：要小心，坐探甚至可能是女的。

左边与他同坐一排的是个上年纪的男人。他们紧挨着，但互不搭腔。这种局面使得这位乘客颇感尴尬。他一上车就想同科普洛斯基攀谈，然而这位美国人不赏光，咕咕哝哝说

了一句不知什么话，就把头转到窗口去了。后来，这个男人从褐色大纸袋里拿出一些水果，请那位女客分享，并说他要去看望家住穆瑙的姐姐，女人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盛情，于是他只好沉默不语了。

另一位男旅客是个小伙子，在慕尼黑上车时，他最后一个来到这个包厢里。此人身材高大，长着一头剪得很短的淡黄色——几乎是白色——的头发。从外表看，这个小伙子文质彬彬，但科普洛斯基深信，在他那孩子般的外表之下，蕴藏着强大的体力。他朝其他乘客嫣然一笑，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然后靠门坐下，斜对着科普洛斯基。他对谁也没有说话，列车离开慕尼黑以后仅仅十分钟，他就酣然熟睡了。

科普洛斯基心想，这个年轻人，看来象个大学生，可能是从学校回家的。然而，如果说有什么潜在危险的话，这个年轻的德国人将是最难对付的。

这位美国人知道，他在慕尼黑的藏身之处已经被人发现，他断定自己已经被人跟踪，处境十分危险，因此他连寓所也没回去，便乘车离开了慕尼黑，希望能这样甩掉尾巴。他丢弃了全部东西，只剩下身上这套衣服。到哪里去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是意大利吧，最终是返回老家。但是此时此刻，他唯一所想的是尽量远离谋杀他的挚友而现在又在跟踪他的人，到奥地利时再决定去向——意大利或瑞士或法国或西班牙。一旦抵达以上任何一国，他将直奔驻在当地的美国使馆，说明情况，随后便返回美国。

他的目光对着车窗。他看见玻璃外黑沉沉的乡村和玻璃反照出来的景致，车厢和他的三位旅伴的映像悬在上面，与车外景物一齐奔跑。曾经有那么一个瞬间，他以为看见了他

的朋友威利·梅特兰的面影，但一眨眼，影子就消失了。他打了个寒噤，擦了擦眼睛，想从脑海中抹去最后一次见到威利时的那段可怕的记忆。

本来，科普洛斯基并不想去辨认威利的尸体，但是他明白，去看看又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警察掀开罩单，把威利的尸首暴露出来。科普洛斯基一时不敢正视，把目光转移到别处，想鼓起勇气来面对这严峻的考验。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起初，在瞬息之间，他曾以为威利在怪笑，把嘴巴张得这么大。但是几乎是在同一瞬间，他大吃一惊，猛然间明白了：威利的脖子被人砍了一刀，刀口张得很大。可怕的伤口吓得他无法喘息。回想起来，至今他还感到恶心。接着，警察拿着威利的手腕，举起一只胳膊，让人们细看他那砸烂了的手指。手指尖朝四个方向散开，象繁忙的十字路口上的路标。

今生今世，无论走到哪里，他脑海中，威利·梅特兰遍体鳞伤血迹斑斑的图像将永远也不会消逝。验尸现场所展现的那种野蛮残暴曾令他毛骨悚然，周身瘫痪。后来，当他发现有人跟踪时，便仓惶出逃了。

下一站快到了，火车减速前进。坐在他对面的女人突然站起来。他象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似的，即刻跳起身。女人用惊奇的眼光看了他一眼，随即拿起行李，走出车厢。科普洛斯基把她从潜在的危险人物名单上勾销掉了。那位“科生”还在睡觉，而那个上了年纪的人仍旧是那副模样，好象很需要别人同他交谈。他满怀希望地看着科普洛斯基，但这个美国人立刻把头转到别处去了。科普洛斯基通过车窗的反射，注视着包厢门。列车每到一站，他都等着新的旅客进入。

自己的车厢。假如无人进来，那么到下一次停车之前，他就可以松口气了。

列车继续往前行驶。随着车速的加快，科普洛斯基又慢慢地进入心神不安的警戒状态。那个年轻人醒了，伸着懒腰，打着呵欠，矫柔造作的举动使科普洛斯基怀疑，这个家伙不过是装睡而已。年轻人睁开眼睛，笑容可掬地环顾包厢四周。

“下一站是威尔海姆吗？”他带着睡意随便问了一句。

“是的，再下一站是穆瑙，我到那里下车。”上了年纪的男人回答说，试图同对方攀谈。

年轻人却望着别处，一语不发。上了年纪的男人连着咳了几声，接着便拿起随身带来的苹果大口大口地咬起来。长时间内，只听见车轮在铁轨上滚动的嘎嘎声和那个老人的咀嚼声。

威尔海姆站到了，年轻人离开了车厢。科普洛斯基仍在通过车窗的反照，察看周围的动静。他觉得年轻人离开时曾经回过头来看他，但是他不敢肯定这一点。列车离站了，没有别的旅客进入这个包厢，科普洛斯基如释重负，松了口气。他转到对面的座位上去，这样便与留下的那个旅客斜面对了。包厢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他想把这个人认真地观察一番，同时又不引起对方的注意。如果说真有跟踪者，那么经过不断淘汰，这个人便是最大的嫌疑分子了。

“你到哪里下车？”那人问道，音量之大使他们两人都吃了一惊。

“说不准，”科普洛斯基用还算过得去的德语回答说。他深知此人想找人搭话——事实上，一个多小时前刚上车时，他就

想跟别人说话了。现在没有别的乘客在场，老头就不再有什么顾虑了。

“我叫弗里德里赫。”

“你好，弗里德里赫先生，”科普洛斯基说。他没作自我介绍，也没把手伸给对方，本想使对方失望，然而对方并不感到失望。

“我去穆瑙看望我的姐姐。”弗里德里赫说。

科普洛斯基看着对方，不再搭话。有一次，当弗里德里赫把手伸进衣袋时，科普洛斯基顿时紧张起来，作好对付攻击的准备。然而，弗里德里赫先生拿出来的只是另一种可以饱口福的东西。看来他那些袋子里包包里，能吃的东西可真不少。科普洛斯基想问弗里德里赫是不是跟踪他的，但他立即意识到提这样的问题是非常愚蠢的。如果不是，弗里德里赫会把他当作疯子；如果真的是，提这样的问题又有什么作用呢？科普洛斯基观察着，等待着。

下一站还没到，弗里德里赫就开始收拾行李了，好象急于要离开这位冷漠无情的旅伴。科普洛斯基从车窗上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不停地摇头，嘟嘟哝哝地自言自语，仿佛对某人或某事深表失望。火车一停，他拔腿便跑，连头也不回。

科普洛斯基半卧半坐，把脚架在对面那排座位上，忧虑原来是多余的！他在考虑，此时是否可以睡上一觉。他对了列车时刻表，发现起码还有二十分钟才能到达下一站——奥伯劳车站。能睡一觉该多好呀！但是想起威利·梅特兰，他就深信自己必须保持警惕。

汽笛响了，火车开始蠕动。突然，车厢门开了，有个人

走了进来。科普洛斯基立即坐起来，认真地打量这位新来的旅客。此人六十五岁上下，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衣着十分讲究，右胳膊腋下夹着一份报纸。他走进来，什么也没说，事实上他似乎是有意不把科普洛斯基放在眼里。他在科普洛斯基对角靠门的座位上坐下，打开报纸看起来。

科普洛斯基心里想：这个人年纪太大了，对自己不会有什么威胁；也许他是个企业家，可能是晚上开完会以后回家的。

车厢门又开了，那个年轻的德国人，想象中已在前两站下车去了的那个“学生”，重新进入车厢。科普洛斯基很是吃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见科普洛斯基不知所措的样子，他微微一笑，鞠了一躬，活象个表演结束时向观众谢幕的魔术师。

“你以为我已经下车去了？”他用颇为娴熟的英语问道，随后向第三者做了个手势，这时后者正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看报。老家伙摇摇头，对年轻人的滑稽动作感到不快。科普洛斯基注意到这两个人在互相点头打招呼。

“我叫沃尔夫，”年轻人高兴地说，仿佛这是社交场合，“这位是布龙纳先生。”他转过去看看老头。当他掉过头来再次面向科普洛斯基时，脸上的笑容好象凝住了。他慢条斯理地说，“我想我们之间有很多事情要讨论呐。”

科普洛斯基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他立刻站起身朝车厢门冲去，但沃尔夫挡住他的去路。科普洛斯基不顾一切，与沃尔夫左右周旋，企图从他旁边钻出去。沃尔夫猛的一拳，打在科普洛斯基的肚子上。这一拳犹如炸弹爆炸，把他的肺炸瘪了，科普洛斯基被推倒在车厢的另一端，他的头砰的一声撞到了车窗，接着双脚一瘫，一屁股坐到地板上。他使劲地

喘着气，似乎那被打瘪了的肺再也张不起来了。他只觉得眼前金花飞舞，透过缭乱的金花，他看见老头仍在看报，似乎车后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列车又高速行驶了。通过地板，科普洛斯基感觉到列车的颤动。沃尔夫走过来，揪住他的头发，往上一提，让他双脚悬空。科普洛斯基急促地喘气，毫无办法，象一条老鼠被人揪住尾巴，吊在半空，团团打转。沃尔夫挥起大锤般的拳头，朝他的脸部猛击过去。顿时，他感到一阵剧痛，骨头嘎嘎作响，鼻子被打塌了。鲜血流进喉咙，血腥气味使他恶心呕吐。

他被沃尔夫扔到一排座位上，双手被什么东西反铐着。老头就在他对面坐着，依然在看他的报纸。

布龙纳先生把报纸放得低一些了，他的目光越过报纸的上沿，落在科普洛斯基身上。“你问他，”他用德语对年轻人说，眼睛仍然盯着科普洛斯基，“他的朋友是否把情况告诉其他人了？”说完，他又看起报来。

沃尔夫用准确的英语把这个问题重复了一遍。

“他什么也没对我说，”科普洛斯基气喘喘地说，同时设法不让砸烂了的鼻子和座位相碰。

沃尔夫用膝盖顶着科普洛斯基的颈后，把他的脸压得紧紧地贴在座位上。鼻子太痛了，压倒了身上其他部位的伤痛。那个打手抓住他的右食指，拚命往后弯，但科普洛斯基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噼啪一声，手指在第一个关节处断了，科普洛斯基发出了一阵惨叫，但是座垫消减了他的叫声，火车运行的声音又把叫声完全湮没了。

“刚才的问题，我再问你一遍，”沃尔夫恶狠狠地说。

他伸手抓起科普洛斯基的拇指，象专靠干这一行为生的人那样，熟练地从第二关节处把拇指折断。被折磨的美国人只觉得剧痛沿着路膊往上窜，直冲脑门。

讯问只持续了六分钟。但在这短短的六分钟内，杰克·科普洛斯基尝够了人生的全部痛苦，痛苦的滋味超出了一切可能的想象。他说出了自己知道的全部情况。六分钟还没有过，他的手已经变成两团碎骨馅饼，在抽搐，在抖动。当他痛得昏死过去的时候，沃尔夫又用烟头把他烧醒。现在不管是说真话还是假话，得到的待遇都毫无区别了。每说一句话，就挨一顿打，毒打已是意料中的事。真的，他模糊地觉得，这是自己罪有应得。他只希望痛苦快点结束，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欢迎这种结局。

暂时他们没有提出新的问题，他身上也没增加新的痛处。只是原来的剧痛丝毫未减，刺激着全身每根神经。他听见老头在说话，声音好象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你问问他关于以利亚的事，”那声音说。沃尔夫的脸紧靠着科普洛斯基的耳朵，几乎是悄悄地说，“告诉我有关以利亚的情况。”

科普洛斯基用嘶哑的声音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身上的痛苦又增加了。他试图编造答案，以便不再挨打，但是他编不出来。

“以利亚，你知道吗？”沃尔夫又说了一遍。但没有答复，他听见的只是科普洛斯基的啜泣声。

沃尔夫望着老头，等待指示。布龙纳耸耸肩膀，又看起来，他说，“我想他身上没有什么油水了。”

科普洛斯基被沃尔夫抓住胳膊，脸朝地下，提了起来。他发现自己呈站立状，脸紧贴着车窗。他的身体开始下沉，但不知什么东西又把他支撑住了。从车窗上，他看到了车厢里的情形，好象眼前有个金鱼缸或哈哈镜。那个年轻人的脸大得出奇。他看见一把刀，大刀，可怕的刀，慢慢逼近自己。他看着玻璃反射出来的这幅图画，仿佛这一切都发生在别人身上。现在，玻璃上的那张脸离他很近了，使他模模糊糊地想起某个他所认识的人。他看见那把刀朝画中人的脖子砍去，但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个人竟然没有叫喊一声。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不觉得疼痛，只感到冷冰冰的玻璃贴着自己的太阳穴，接着，冷风扑面而来，大地从眼前疾驰而过。他觉得自己被人举起，跟着便往下掉，进入黑暗的空间，身体在空中翻滚，他感到害怕，但是他知道，当他不再往下掉的时候，这一切都会完结的。

第一章

九月十九日，星期五。

戴维·霍根坐在书桌前，盯着打字机上的白纸，足足有四十五分钟之久。电话铃响了，他站起身，离开书桌，离开那张仿佛在指责他的白纸，几乎有如释重负之感。电话铃不停地响，发出刺耳的声音。他拿起电话，喊了声“哈罗”，音调尖得刺耳，听得出他对这时来电话打断他是不怎么欢迎的。

“戴维，”他立即认出了说话人的声音。“我是苏珊。”

他没有回答，对方以为他不记得自己，补充说，“我是苏珊·梅特兰。”

“你好，苏珊，”他装出随和的口气，漫不经心地说，“好久不见了。”

“是的，好久了。”她说道。他等着她说下去，然而接着是一阵沉默，他以为她不会再说什么了。终于，她打破了沉默，轻轻地说，“我想见你。”

他想起了那些倒霉的日子，过去的事重现在眼前，仿佛看一部旧影片，看了一百回了。他无言相答。

“其实，是我父亲叫我打的电话，他想跟你谈谈。”她说。

“罗伯特·梅特兰这位夫人物还会有什么话非要对我说吗？”

他话中带刺，然而她毫不在意，接着说，“是关于我弟弟比尔的事，你还记得他吗？”

“当然记得。”他说着，眼前浮现出一个机灵的十来岁的孩子的形象。过去，每当他想单独同苏姗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孩子似乎总是在捣乱。“比尔又在搞什么名堂了？”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他听得见她在清喉咙。“他——”她又清了清喉咙。他知道事情不妙。“上个月，他被人杀害了。”

“被人杀害了？”他不禁吃了一惊。

“他在驻德陆军中服务，他被……大约三个星期前，我们接到了通知。”

“发生了什么事？我是说，刚才你说他被人杀害了。”

“是的。”她说道。他觉察到对方在啜泣，泣不成声。他感到——几乎是看得见——她在极力控制自己，设法把话说下去。“他拿了一张假单，获准离开基地，到城里去，但一去就没有回来了。第二天，有人发现了他。他被人……”她的声音低下来，变成了嘶哑的耳语，“……被人谋杀了。”

“苏姗，”他温和地说，心里明白她的痛苦并希望能给她以安慰。“对于比尔的遭遇，我感到悲痛，真正感到悲痛。但这同你父亲要见我有什么关系呢？”

“他认为你能帮助他了解比尔死亡的原因。”

“我不明白我能……我不敢说我能做些什么。”

“他会把事情全部告诉你的，”她的声音显得坚强些了，“今天下午你能来吗？”

“我不知道能不能去，”他说，“我忙得很，而且我真的不懂这……什么……”

“请你务必来，”她说，“务必。”

戴维·霍根现年三十二岁。如果有人问他身高多少，他总是宣称自己身高六英尺，但其实他略低于这个高度，他喜欢打网球，每周要进行三次三英里的长跑，因此他保持着修长的身材，身体非常健康。他的头发黑黑的，几乎呈漆黑色，长短刚刚碰得着耳轮。一缕灰白的鬓发已经隐约可见。霍根长着一对黑眼睛，露出喜欢寻根究底的神色。女人常常会发现，这对眼睛很有洞察力，而他的脸庞则显露着刚毅和沉着。

自从同苏姗·梅特兰的关系告吹以后，他只是偶尔才同女人往来。出于种种原因，他觉得很难再同别人发生感情上的牵连。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有时他想，其原因大概是“一次被咬，二次胆小”吧。

戴维·霍根驾着汽车在梅里高速公路上疾驰，从纽黑文到韦斯特波特用了大约二十五分钟。汽车经过布里奇波特时，他看见了梅特兰军火公司崭新的总部大厦。这座现代化建筑全是钢筋混凝土加玻璃结构。大楼后面是红色砖墙和黑色沥青屋顶构成的旧式建筑，那是早期的梅特兰工厂的厂房。他想，这也是那个老混蛋发迹的地方。

一九四三年，梅特兰从布里奇波特铜制品公司手里转包了一笔弹壳生产合同。战争还未结束，他生产的军火就达到了十多种。五十年代，他买进纽黑文一家行将破产的小型军火工厂，然后从雷明顿军火公司挖来了该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不久，新的梅特兰公司便开始向美国陆军供应一种新型轻机枪，这种机枪的性能超过了美国陆军武库中所有的武器。

当时流行着种种谣传，有的说，这种武器并不象广告吹嘘的那样好；有的说，这笔有利可图的合同是一位康涅狄格参议员采用高压手段从别人手里抢给梅特兰的。据说这位参议员是梅特兰的老朋友，竞选曾得到梅特兰的资助，后来成了参院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于是利用职权，给梅特兰弄来这批合同；有的说，这种武器的设计同雷明顿公司计划要生产的武器非常相似。

从那时起，梅特兰公司一直向陆军供应好几种武器，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小型武器制造商之一。

罗伯特·梅特兰爬到今天这个地位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的。他父亲生前办了一家经营废旧金属的小公司，到了他手里，这家小公司变成了赚钱的企业，后来他又娶了个有钱的老婆。他认为他的孩子们应该更有出息。霍根想，他同梅特兰的麻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霍根出生在一个爱尔兰裔的工人家庭里，很显然，这同梅特兰寄托在孩子们身上的伟大希望是很不相称的。

梅特兰知道苏姗和霍根的关系后，立即出面干预，解除了女儿和霍根的婚约。苏姗拿不出勇气来同父亲对抗。霍根在感情上蒙受了巨大的创伤，心里充满了怨恨。两人之间说了些激愤的话，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十个月后，苏姗结了婚，丈夫是一位富商之子，常青藤联合会的大学生^①。但婚后不到两年半，就离了婚。

霍根离开了大路，本能引导他朝北走。上次到这里来距今已经三年多了，但当日的情景似乎已经铭刻在脑子里，依

① 常青藤联合会(Ivy League)，美国东北部八所名牌大学的联合组织。

然记忆犹新。

梅特兰庄园到了，汽车在大门口停了一下。当霍根反顾刚才走过的道路时，心里不由得感到奇怪：尽管自己对苏珊的鄙视并不下于对罗伯特·梅特兰的鄙视，但为什么自己竟会听从她的传唤呢？他想——当然没有认真考虑——往回走，然而不知怎么的，他却把车子朝前开，进入两根石柱之间的石铺车道。汽车在一条深邃曲折的小道上行进，经过一个个精心布置的花园、水塘、仆人居住区和马厩，来到了主楼前面蓝石铺砌的环形车道上。这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两层高的乔治式红砖宅邸，外形坚固，色调阴沉，一如梅特兰其人。

这座深院大宅并不是按照统一的图纸建造的，各个部分风格迥异，然而都是那么富丽堂皇，好似属于更加昌盛的另一个时代。霍根放眼环顾，只见这座宅邸前面是修剪得平平整整的草坪，四周环绕着精心培植的簇簇灌木，高耸优雅的大树点缀其中，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

主楼正门矗立着四根白色圆柱，高齐屋顶，支撑着三角形的门廊，双层橡木大门产生了一种威严的飞氛，使霍根每到这里都望而却步，只想从后门进去。

霍根还没下车，苏珊·梅特兰就已经出来了。她挥着手，迅速朝他走过来。她还是老样子，高高的个儿，依旧那么苗条，那么漂亮。他记忆中的长长的金发已经变成短发，但走起路来，还是来回飘动。苏珊穿着蓝裤和法兰绒上衣，外表仍似大学高年级学生，就象十年前他刚看见她时的那个样子。看见她，他觉得很高兴，但正因为这一点他又对自己很生气。

她脸上带着充满希望的微笑，朝他走来。然而距离越来

越近时，她只见他怒容满面。她脸上的笑容立即消逝了，走路轻快劲头也不见了。

“戴维，你好，”她淡淡地说，“见到你我很高兴。”

苏姗·梅特兰现年二十八岁，外貌象电视上推销化妆品的广告女郎。她的金发黄中透灰，眼睛大大的，呈深蓝色，闪烁着温柔和智慧的光。她从不卖弄自己的美貌，事实上，她自己从未想过自己是美丽的；然而在霍根看来，她是世界上他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他点头致意，对自己没能说点什么而感到不满，接着逼出了一句话，“叫我来干什么，苏姗？”

“阿爸——”话还没出口她就赶紧缩回去，因为她记得霍根对她这样称呼父亲曾经非常反感。“我父亲在书房里等着你，他会向你解释一切情况的。”她转身领着他往屋里走去。

他紧紧跟上，一边走一边在欣赏她把手插在口袋里行走的姿势。她突然转过身来对他说，“再次见到你，我很高兴。”不等他说话，她又转过身继续往前走了。

他跟着她登上台阶，穿过前门，来到一个宽敞的门厅里，这里有一条弯曲的楼梯通到楼上。楼上的楼梯口左边、右边和中间各有一扇深色镶板房门。

“他在那里，”她指着左边那扇门说，说话时没看他。当他朝那扇门走去时，她说，“直接进去吧。”

他站住了，觉得进屋前必须对她说句什么，但当他回过头来时，她已经走了。

罗伯特·梅特兰呆在书房里。书房四面摆满了书，书房中间有一张桃花心木书桌。罗伯特·梅特兰就坐在书桌后面的